

当代名家

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我之所以频频回忆，实在是因为我内心里渐渐充满了感激。

这感激是人间的温情从前播在一个少年心田的种子。我由少年而青年而中年，那些种子就悄悄地如春草般在我心田上生长……

梁晓声◎著

梁晓声自述人生

时代文艺出版社

当代名家

梁晓声

自述人生

梁晓声·龙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晓声自述人生/梁晓声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387-2858-3

I. 梁… II. 梁… III. 梁晓声—自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1719 号

出品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陈 琛

责任编辑 王 峰

装帧设计 孙 俪

排版制作 元 元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梁晓声自述人生

梁晓声 著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62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印刷/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660×960 毫米 1/16 字数/234 千字 印张/15.5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 “手帕人生”上的小人儿

“手帕人生”上的小人儿	003
我和橘皮的往事	004
“过年”的断想	006
关于“罐头”的记忆	009
笔	017
我的小学	021
普通人	031
父亲的遗物	038
给哥哥的信	042
过小百姓的生活	
——给妹妹的一封信	046
怀念赵大爷	050
朱师傅一家	052

001

● “克隆”一个我

“克隆”一个我	061
我与儿子	062
我开始告诉儿子.....	065
心灵的花园	068

体恤儿子	072
当爸的感觉	075
给儿子的留言	081

● 我最初的故乡是书籍

我最初的故乡是书籍	087
我与文学	089
时间即“上帝”	121
关于《木木》的回忆	123
让我迟钝	125
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128
读的烙印	132
最爱是兵	156
“理想”的误区	162
藏书断想	165
关于《好人书卷》	167
只想当“小知识分子”	170
我的使命	172

● 有裂纹的花瓶

有裂纹的花瓶	179
某种错误	186
偶思欲望	192
猴子	195
蛾眉	198
孩子和雁	206
喷壶	211
爱丽丝的自由	218
烛的泪	226
突围	235

梁晓声 自述人生

『手帕人生』上的小人儿

我的童年和少年，在我人生的画布上，
尤其符合此一种普遍性，

那『手帕』上的小人儿有我今天的影子。

“手帕人生”上的小人儿

对于人生，早已有了许多种比喻。

我想，人生也是可以比做一块画布的。有人的一生如巨幅的画布，其上所展现的情形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人的一生充满了泼墨式的，大写意式的浪漫，或充满了起伏跌宕的戏剧性。看他们的人生画布，好比看连环画。

但大多数人的生画布是小幅的。我的人生画布就属于大多数人中的一例。我曾与朋友们戏称之为“手帕人生”。是的，我也就是在这么大的尺寸中，以写实的，有时甚至是以工笔的画法，相当认真地一层层涂抹我的寻常人生。我的人生画布上太缺乏浪漫色彩，更没什么戏剧性，内容简明甚是单调。我的童年和少年，其实也就根本不怎么值得回忆，更不值得写出来供人看。



◆ 兄弟、妹妹与母亲合影

又，我觉得，童年是人生画布的底色。底色上即使勾勒出了影影绰绰的人形，却往往属于“点彩”派、“印象”派的那一种。远看或还辨得清轮廓，近看则就与底色模糊成一片了。毕竟，那轮廓的边缘，与底色融得太平贴，并不能从底色上凸显出来……

我觉得，少年是人生画布上关于人的首次白描。此时画

布上一个少年的眉目略清。他的表情已能默无言地预示着他未来的性情和品格。甚至，已有几分先天性的因素含蓄在他的眼里，预示着他未来的命运了……

分析我们大多数人之人生的画布，皆证明着这么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我的童年和少年，在我人生的画布上，尤其符合此一种普遍性。那“手帕”上的小人儿有我今天的影子。

我自己这么认为……

我和橘皮的往事

多少年过去了，那张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黑边近视镜的女人的脸，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她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想起她，也就使我想起了一些关于橘皮的往事……

其实，校办工厂并非是今天的新事物。当年我的小学母校就有校办工厂。不过规模很小罢了。专从民间收集橘皮，烘干了，碾成粉，送到药厂去。所得加工费，用以补充学校的教学经费。

有一天，轮到我和我们班的几名同学，去那小厂房里义务劳动。一名同学问指派我们干活的师傅，橘皮究竟可以治哪几种病？师傅就告诉我们，可以治什么病，尤其对哮喘和减缓支气管炎有良效。

我听了暗暗记在心里。我的母亲，每年冬季都被支气管炎所困扰，经常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可是家里穷，母亲舍不得花钱买药，就那么一冬季又一冬季地忍受着，一冬季比一冬季气喘得厉害。看着母亲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的痛苦样子，我和弟弟妹妹每每心里难受得想哭。我暗想，一麻袋又一麻袋，这么多这么多橘皮，我何不替母亲带回家一点儿呢？

当天，我往兜里偷偷揣了几片干橘皮。

以后，每次义务劳动，我都往兜里偷偷揣几片干橘皮。

母亲喝了一阵子干橘皮泡的水，剧烈喘息的时候，分明地减少了，起码我觉着是那样。我内心里的高兴，真是没法儿形容。母亲自然问过我——从哪儿弄的干橘皮？我撒谎，骗母亲，说是校办工厂的师傅送给的。母亲就抚摸我的头，用微笑表达她对她的一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受到的那一份额欣慰。那乃是穷孩子们的母亲们普遍的最由衷的也是最大的欣慰啊！

不料想，由于一名同学的告发，我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先是在全班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后来是在全校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

那是特殊的年代。哪怕小到一块橡皮，半截铅笔，只要一旦和“偷”字连起来，也足以构成一个孩子从此无法洗刷掉的耻辱，也足以使一个孩子从此永无自尊可言。每每的，在大人们互相攻讦之时，你会听到这样的话——“你自小就是贼！”——那贼的罪名，却往往仅由于一块橡皮，半截铅笔。那贼的罪名，甚至足以使一个人背负终生。即使往后别人忘了，不再提起了，在他或她的内心里，也是铭刻下了。这一种刻痕，往往扭曲了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毁灭了一个人的一生……

在学校的操场上，我被迫当众承认自己偷了几次橘皮，当众承认自己是贼。当众，便是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啊……

于是我在班级里，不再是任何一个同学的同学，而是一个贼。于是我在学校里，仿佛已经不再是一名学生，而仅仅是，无可争议地是一个贼，一个小偷了。

我觉得，连我上课举手回答问题，老师似乎都佯装不见，目光故意从我身上一扫而过。

我不再有学友了。我处于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对母亲讲我在学校的遭遇和处境，怕母亲为我而悲伤……

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就是那一位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正休产假。

她重新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觉察出了我的异常处境。

放学后她把我叫到了僻静处，而不是教员室里，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

我哇地哭了……

第二天，她在上课之前说：“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我当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吩咐他在义务劳动时，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儿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是小偷，是贼吧……”

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里传出了她的声音。说的是她在课堂上所说的那番话……

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

我的班主任老师，她以前对我从不曾偏爱过，以后也不曾。在她眼里，以前和以后，我都只不过是她的四十几名学生中的一个，最普通最寻常的一个……

但是，从此，在我心目中，她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老师了。尽管依然像以前那么严厉，依然戴六百度的近视镜……

在“文革”中，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了，没给任何一位老师贴过大字报。我常想，这也许和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有某种关系。没有她，我不太可能成为作家。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将彻底地被扭曲、改变，也许我真的会变成一个贼，以我的堕落报复社会。也许，我早已自杀了……

以后我受过许多险恶的伤害。但她使我永远相信，生活中不只有坏人，像她那样的好人是确实存在的……因此我应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真诚热爱！

“过年”的断想

我曾问儿子：“是不是经常盼着自己快快长大？”

他摇头，断然地回答：“不！”

我也曾郑重地问过他的小朋友们同样的话，他们都摇头断然地回答并不盼着自己快快长大。说长大了多没意思呀。现在才是小学生，每天上学就够累了。长大了每天上班岂不更累了？连过年过节都会变成一件累事儿。多没劲啊！瞧你们大人，年节前忙忙碌碌的。年节还没过完往往就开始抱怨——仿佛是为别人忙碌为别人过的……

是的，生活在无忧无虑环境之中的孩子是不会盼着自己快快长大的。他们本能地推迟对任何一种责任感的承担。而一个穷人家庭里的孩子，却会像盼着穿上一件衣服似的，盼着自己早一天长大。他们或她们，本能地企望能早一天为家庭承担起某种责任。《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不是曾这么夸奖过女儿么——

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我从童年起，就是一个早当家的穷人的孩子。

有时候瞧着自己的儿子，在心里默默地问我自己——我十二岁的时候，真的每天要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到很远的地方去抬水吗？真的每个月要拉着小板车买一次煤和烧柴吗？那加在一起可是五六百斤啊！在做饭时，真的能将北方熬粥的直径两尺的大铁锅端起来吗？在买了粮后，真的能扛着二三十斤重的粮袋子，走一站多远回到家里吗……

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残存在记忆之中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情形都是真的。而又当然是真的。不是梦……

由于家里穷，我小时候顶不愿过年过节。因为年节一定要过，总得有过年过节的一份钱。不管多少，不比平时的月份多点儿钱，那年那节可怎么个过法呢？但远在万里之外的四川工作的父亲，每个月寄回家里的钱，仅够维持最贫寒的生活。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体恤父亲。他是一名建筑工人。他这位父亲活得太累太累，一个人挣钱，要养活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大家子七口人。他何尝不愿每年都让我们——他的子女，过年过节时都穿上新衣裳，吃上年节的饭菜呢？我们的身体年年长，他的工资却并不年年长。他总不能将自己的肉割下来，血灌起来，逢年过节寄回家啊。如果他是可以那样的，我想他一定会那

样。而实际上，我们也等于是靠他的血汗哺养着……

穷孩子们的母亲，逢年过节时是尤其令人怜悯的。这时候，人与鸟兽相比，便显出了人的无奈。鸟兽的生活是无年节之分的，故它们的母亲也就无须在乎某些日子将来临时，惶惶不安地日夜想着自己格外应尽的什么义务。

我讨厌过年过节，完全是因为看不得母亲不得不向邻居借钱时必须鼓起勇气又实在鼓不起多大勇气的样子。那时母亲的样子最使我心里暗暗难过。我们的邻居也都是些穷人家。穷人家向穷人家借钱，尤其逢年过节，大概是最不情愿的事之一。但年节客观地横现在日子里，不借钱则打发不过去。当然，不将年节当成年节，也是可以的。但那样一来，母亲又会觉得太对不起她的儿女们。借钱之前也是愁，借钱之后仍是愁。借了总得还的。总不能等我们都长大了，都挣钱了再还。母亲不敢多借。即使是过春节，一般总借二十元。有时邻居们会善良地问够不够？母亲总说：“够！够……”许多年的春节，我们家都是靠母亲借的二十来元过的。二十来元过春节，今天仿佛是不可思议之事。当年也真难为了母亲……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大约是我上初中一年级十四岁那一年，我坚决地对母亲说：“妈，今天春节，你不要再向邻居们借钱了！”

母亲叹口气说：“不借可怎么过呢？”

我说：“像平常日子一样过呗！”

母亲说：“那怎么行！你想得开，还有你弟弟妹妹们呢！”

我将家中环视一遍，又说：“那就把咱家这对破箱子卖了吧！”

那是母亲和父亲结婚时买的一对箱子。

见母亲犹豫，我又补充了一句：“等我长大了，能挣钱了，买更新的，更好的！”

母亲同意了。

第二天，母亲帮我将那一对破箱子捆在一只小爬犁上，拉到街市去卖。从下午等到天黑，没人买。我浑身冻透了，双脚冻僵了，后来终于冻哭了。我哭着喊：“谁买这一对儿箱子啊……”

我将两只没人买的破箱子又拖回了家。一进家门，我扑入母亲怀中，失声大哭……

母亲也落泪了。母亲安慰我：“没人买更好，妈还舍不得

卖呢……”

母亲告诉我——她估计我卖不掉，已借了十元钱。不过不是向同院的邻居借的。而是从城市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向从前的老邻居借的。向我出生以前的一家老邻居借的……

如今，我真想哪一年的春节，和父母弟妹妹聚在一起，过一次春节。而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牙全掉光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也嚼不动了，只有看着的份儿。弟妹妹们都已成家了，做了父母了。往往针对我的想法说——“哥你又何必分什么年节呢！你什么时候高兴团聚，什么时候便当是咱们的年节呗！”

是啊，毕竟的，生活都好过些，年节的意义，对大人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我现在也就不太把年当年，把节当节了。正如从来不为自己过生日。便是有所准备地过年过节，多半也是为了儿女高兴……

关于“罐头”的记忆

不知“罐头”一词究竟是外语的直译，或中国百姓的惯说。每每视其而想，“罐”字似乎有些道理，后边连着“头”字却又是何意呢？百思不得其解。

我大约已有十年左右没吃过罐头了。确切地说，是没吃过自己花钱买的罐头。当然不是舍不得自己花钱买了吃。如今罐头实在是很便宜，瓶装的才四五元，和一个半大不小的西瓜等价。生活不是特别困难的人家，买几听罐头吃绝对不算奢侈。当然也不是吃够了，事实上我活到如今没吃过几次罐头。

有时开什么会或参加什么活动吃公饭，饭桌上往往有一盘罐头水果。或梨、或桃、或荔枝、或菠萝什么的。众人离开餐桌时，那一盘罐头水果，又往往并没明显地减少。有人可能吃了一口，有人可能都

懒得向那盘中伸筷子或勺子。我属于后一种人。正是在那样的时候，便不禁地浮想联翩起来了。

逢年过节，客人登门，配衬着些小礼物，总有一两听罐头。客人一走，则就放入冰箱保存。而这一放，也许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忘了打开吃。终于某一天清理冰箱取出来，于是免不了大发指责。指责当然首先是冲妻子的。

“怎么回事？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吃？以为放在冰箱里就不会坏吗？在冰箱里放久了照样会坏的！这么点儿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吗？放坏了不是一种浪费吗？”

妻子则就会说：“那你吃啊！快打开吃！吃了就不必再往冰箱里放嘛！还省得占地方呢！”

“我吃就我吃！”

话一出口，自己听着也觉得不太对味儿。仿佛体现着一种“见危险就上”的大无畏精神似的。

家庭中出现了危险，勇于舍己的当然应是丈夫应是父亲。可这不是危险啊！这是吃罐头啊！

怎么的，吃罐头之对于中国人，竟成了这样的事了呢？仿佛还需要“战前动员”似的。

心里这么想着，就打开了。倒在碗里，自己先吃。有那么点儿以身作则的意味。

吃了点儿，喝了一口汁，觉得和记忆中的罐头的好吃简直没法比。明知自己一个人无论如何是吃不完的，于是分在三碗里。

“哎，你也得吃！”

这话是对妻子说的。

“还有你，别以为没你的事儿！”

这话是对儿子说的。

嘴上这么说着，自己听着，越发地觉得不像话了。好像在分派给妻儿极不情愿的“任务”。

妻子说：“先放那儿吧！没见我这会儿正忙着清理冰箱吗？”

“一会儿别忘了吃啊！”

与其说是叮嘱，莫如说是威告。

儿子说：“我不吃。”

态度是那么的干脆。

“你不吃？凭什么你不吃？”

“爸你这是什么话啊？什么叫凭什么啊？”

“好，算我表达有误。那就不问你凭什么，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不吃？”

“不为什么。不想吃而已。”

“不想吃？还……还而已？！难道罐头不好吃吗？”

“我也没说不好吃啊！”

“没说不好吃，那就等于承认，罐头其实是一种好吃的东西！好吃的东西而不想吃，就得说出个理由来！”

“说理由就说理由，我胃疼。”

“胃疼？撒谎！早不胃疼晚不胃疼，让你吃一小碗罐头就开始胃疼了？胃疼也得吃！吃罐头治胃疼！”

妻子从旁听不下去了，帮儿子解围：“你也太专制了吧！儿子已经说了他胃疼，你干吗还非逼他吃凉罐头？你也甭逼他，我替儿子吃！真是的，不就是一小碗罐头吗？”

听那口吻，大有舍身代罚的意味。

不愿惹得妻儿都不愉快，于是不再说什么，默默吃自己那一小碗。

心中不禁地又浮想联翩……

待吃光了自己那一小碗，妻子也关上了清理后的冰箱。

我搭讪着说：“同志，我已经吃完了，你也得吃完啊！包括儿子的一份儿！”

“去去去，别啰嗦！我什么时候吃，是我的事儿，不必你管。”

妻子洗了手，径自看电视去了。

可自己的心思，还在那两小碗罐头内容上。见妻子看电视看得那么的专注，一副根本没有“使命感”的模样，于是端了一小碗，凑将过去，尽量以亲爱的口吻说：“我替你端来了，一边看一边吃，怎么样？啊？”

妻子吃了两口，起身离开。随在妻身后“监视”着，见她将两碗罐头内容并为一碗，又放进了冰箱。

于是好言批评：“你看你，都打开了，倒出来了，不吃完，仍往



◆ 在离开兵团去上大学的公共汽车上（左四是作者）

冰箱里放，你不是成心要放坏吗？”

“那，我现在吃不下去怎么办？是罪？该杀？”

于是自己一赌气，从冰箱捧出，捧着闷坐一旁，暗暗发誓非吃个一干二净不可。

的确吃了个一干二净。

但是第二天自己的肠胃就闹起病来……

妻子非是富家女。全世界的富有人家并不整天价吃水果罐头，这是谁都知道的。因而妻子不存在是否吃伤的问题。自从她成为我的妻子，似乎只买过几次水果罐头。儿子小时候，我是为他买过几次罐头的。有数的几次。最多不超过五次。他一上到小学，就再也不爱吃水果罐头了。

一切的罐头都是西方人发明的。最先是军用食品的一种。后来才普及于市民。水果罐头又只不过是水果保存的方式。在西方，富人当然不吃水果罐头，而吃应季鲜果。水果罐头是大众食品。是专供百姓吃的。

近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得较快。显著的提高体现在吃一方面。市场规律刺激了果农的积极性。所以近年来中国市场上瓜果梨桃供应极为丰富。有时甚至呈现过剩趋势。而且价格一年比一年便宜。即使按照低工资的消费水平比照，中国也几乎是寻常果类售价最便宜的国家。以北京为例，除了荔枝、桂圆、芒果、猕猴桃等南方果类的售价平民百姓轻易不敢问津，苹果、梨、桃、杏、菠萝、葡萄等，通常价几乎与菜蔬相等。自然的，水果罐头便不怎么受待见了。